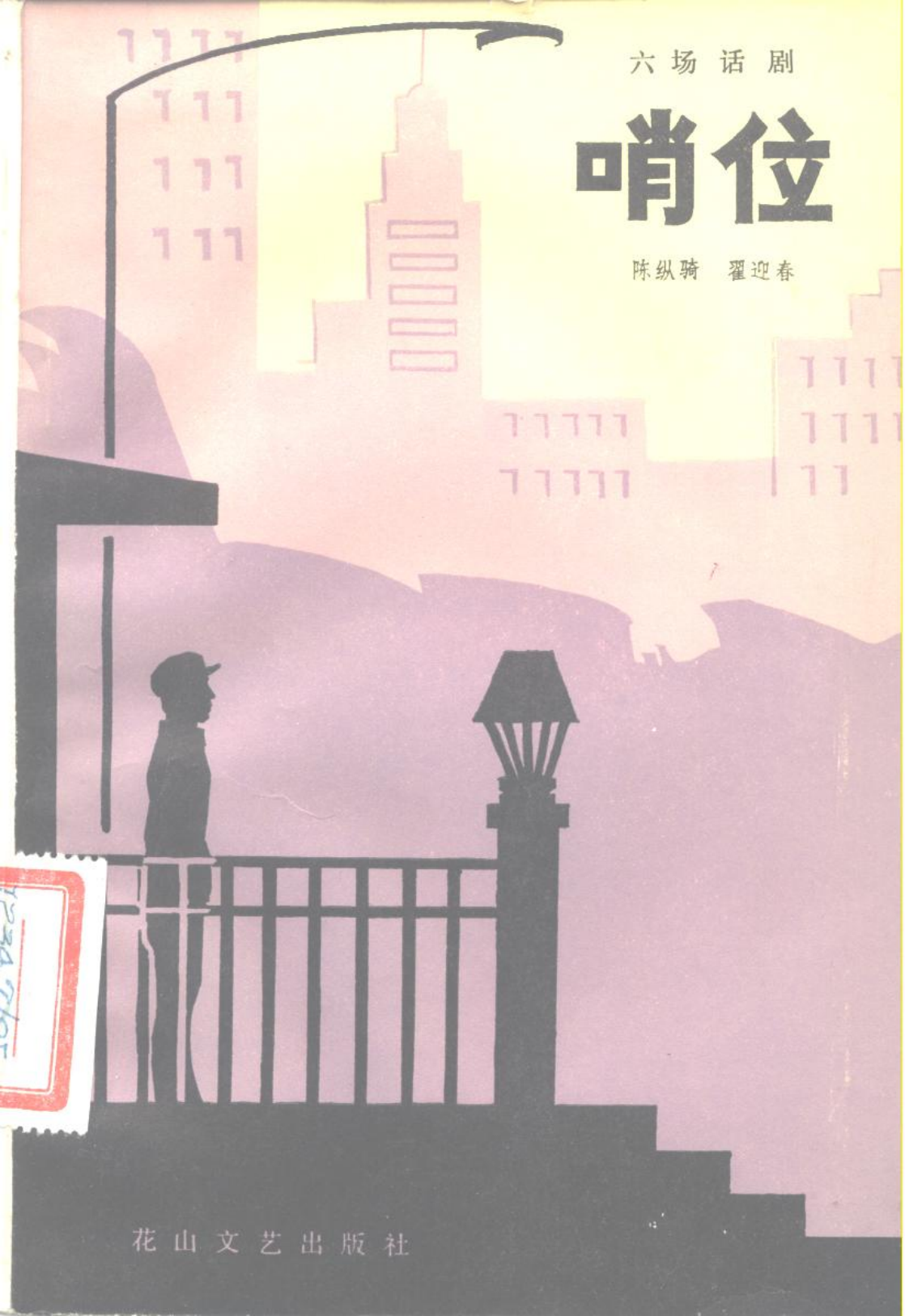


六场话剧

哨位

陈纵骑 翟迎春



花山文艺出版社

DF50/08

六场话剧

哨位

陈纵骑 翟迎春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7247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石家庄

967247



哨 位

陈 纵 骑 翟 迎 春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2 1/2印张 4插图 61,000字 印数：1—2,3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08 定价：0.36元



序

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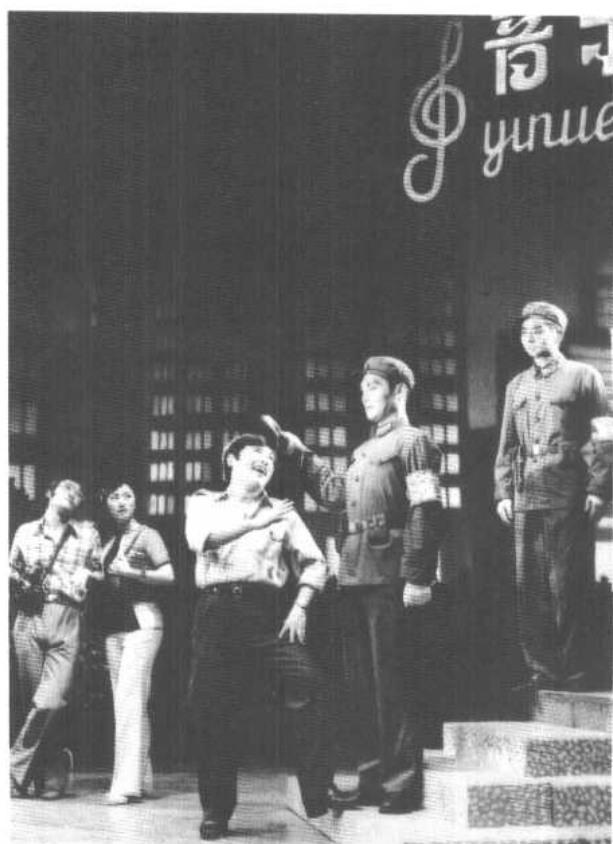
三

四





第



第 三 场



DF 50/08

人 物 表

辛 魁 北京卫戍区某连指导员
路 江 北京卫戍区某部连 长
金 柱 北京卫戍区某部战 士
洪 豆 北京卫戍区某部战 士
郑 义 北京卫戍区某部战 士
高 德 北京卫戍区某部战 士
苏 林 (女) 待业青年
苏教授 音乐家, 苏林之父
李 萍 (女) 待业青年, 街道服装加工厂临时工
戴 智 卖大碗茶的待业青年
钱大妈 苏教授家保姆
妞 妞 吕梁山农村姑娘, 辛魁之未婚妻
程师傅 退休老工人
二 龙 程师傅之子, 青年工人
玲 儿 少先队员, 程师傅之孙女
李科长 公安局科长
角 儿 青年工人
杨丽娜 某饭店服务员
权正达 旅游局工作人员, 走私犯
宋副院长、王教授、文书、通讯员、战士
各种职业的男女老少
丢项链的外国男女, 以及亚、非、拉国际友人

序 幕

〔时间：一九七九年初夏，某星期日清晨。〕

〔地点：街心花园边上的汽车站旁。〕

〔景：舞台左边是花墙、栏杆。右侧是一个汽车站牌的背面，只有路线示意图，没有具体站名。向远方伸展的林荫道旁，现代化的高楼和碧瓦红墙的古老建筑相映成趣。〕

〔幕启：程师傅在花坛旁与一白胡子老头练推掌。玲儿在念外语课本，几个青年在练武术，打羽毛球。〕

〔四个戴红袖章的警卫战士，由右后方上，从左前方下场。〕

程师傅 您瞧，一个个多精神呀！

〔辛魁、金柱、郑义、高德、洪豆等列队上场。〕

辛 魁 今天是星期天，人多车挤。洪豆留下来在这儿打扫卫生，帮助抱小孩的妇女上下车，金柱接岗，其他同志跟我到那边扫马路。

众战士 是！（下）

〔洪豆打扫卫生。〕

玲 儿 叔叔，让我来扫吧！

洪 豆 不用了。

〔一农村大爷背帆布包，提香油瓶上场。他似乎在辨认方向。〕

洪 豆 老大爷！

大 爷 （操唐山话）同志，三年没来，这京城咋盖了这多大高楼哇，我都悟迷哩！

洪 豆 大爷，你要去哪儿？

大 爷 （掏兜）这信皮上写着呢。俺那二闺女要上德国考察去，叫我来看看孩子。

洪 豆 好啊！大爷，这上边写的铁门胡同，我带你去。

大 爷 谢谢同志，叫啥名啊？

洪 豆 我叫洪豆。

大 爷 红豆？这名好听。农村来的吧？

洪 豆 农村来的。大爷，前面过马路，您慢走。（扶大爷下。）

〔钱大妈戴白帽，系围裙，推冰棍车上。她神情郁闷。

〔宋副院长、王教授迎面走上。

宋副院长 钱妈！

钱大妈 噢！是宋副院长、王教授哇！哎！苏教授的事有着落了
吗？

王教授 （摇头叹气）唉！

钱大妈 宋副院长，我在苏教授家当了二十年保姆，他家什么事
我不知道？老苏这一辈子就知道弹琴、写曲儿，哪里去
里通外国呀！听说上面要给冤案平反，有这个说法
吗？

宋副院长 上面有指示，部里头也有阻力呀！这不，我们俩正为
老苏的事跑着呢！您先别着急。

钱大妈 我是担心他那个闺女林林。唉，可怜的孩子，盼爸爸都
盼了十年啦……不说啦，你们快给他跑去吧！

宋副院长 好，再见！（与王教授同下。）

〔钱大妈推冰棍车正要走。角儿与二龙上，角儿脚踏冰棍
车。

角 儿 喂，给来两根冰棍！

钱大妈 还没取来呢!(下)

角 儿 那你瞎转游什么!?(东张西望)

〔幕后传来摩托车的刹车声。〕

角 儿 噢!大哥!

〔权正达上。〕

权正达 来了没有?

角 儿 没呢!我们哥俩正盯着呢!

权正达 那我先去了。就照昨儿晚上商量的办。

角 儿 没错。

权正达 (给二人钱)先花着。(下)

二 龙 角儿,怎么还不来?

角 儿 弄不清是莺莺害臊,还是红娘信没送到!?

二 龙 瞧,来了。

角 儿 喔!丽娜!

〔杨丽娜拉苏林上。〕

杨丽娜 让你们久等了。

角 儿 没的说,赶快上车。

苏 林 丽娜,他们是干什么的?

杨丽娜 都是我的朋友。

角 儿 大哥让我们俩接你们到颐和园听鹧鸪。

苏 林 接我们?丽娜,不就是咱俩出去玩吗?这是怎么回事?

杨丽娜 林林,实话告诉你吧,有个人多年以来就喜欢你,想跟你交个朋友。今天我给你们牵个线。

苏 林 什么?你怎么骗人!

杨丽娜 嘿,咱们是老同学,我能骗你吗?去吧,先见个面。

苏 林 我谁也不见。

二 龙 不见!?让我们哥俩白跑一趟!

杨丽娜 林林,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忸忸怩怩的。大方点!角

儿，我把林林可交给你了。

角 儿 哎，你干么去呀？

杨丽娜 约翰·劳来司在国际俱乐部门口等我，拜拜！（下）

〔苏林稍作思考，转身即走。

角 儿 （挡住去路）上哪儿去？

苏 林 我回家。

角 儿 还是跟我们上汽车吧！去玩玩嘛……

〔二龙和角儿抓住苏林手腕。苏林挣扎。

苏 林 你们要干什么？

〔妞妞上。少倾、李萍、戴智出现在舞台一角。

妞 妞 （说山西话）你们这是干甚啦！？

角 儿 哈哈，二龙，听见没有？老西儿。噯，我说，先看看来到什么地方了。

妞 妞 （讲普通话）什么地方，北京。

二 龙 从山沟到了北京，俩眼不够使，少管点闲事，啊！

妞 妞 你们欺侮妇女，谁都能管。

二 龙 你管得着吗？滚！

妞 妞 你怎么张口骂人？

角 儿 骂你是客气。再罗嗦我——

妞 妞 还想打人？你等着！（下）

二 龙 角儿，八成叫警察去了。

角 儿 怕什么，警察也管不着！眼巴前讲自由人权……

二 龙 快走吧！

角 儿 （拉苏林）快走，快走，大哥都等急了。

李 萍 站住！

角 儿 嗨！这是从哪沟里又冒出来一个。

李 萍 你嘴里干净点！

角 儿 二哥，看见了没有，今儿您不露两手儿，他们也不知咱

哥们的路数。

二 龙 好说。(要脱衣服)

戴 智 同志，年轻人要讲礼貌，打架是不文明的。

角 儿 (推戴智) 狗拿耗子!

李 萍 凭什么打人?!

角 儿 打了怎么着，不看你头发长，一块揍!(拉苏林) 走吧!

〔妞妞领金柱、高德、郑义上。

金 柱 你们站住!(推开二龙) 郑义、高德你们两个先送这位女同志回家。

高 德 走吧，同志!

苏 林 (含泪鞠躬) 谢谢解放军!(跑下)

〔高德、郑义跟下。妞妞看看手表，下。

角 儿 二龙，这简直是栽了咱哥们的面儿。

二 龙 当兵的!(脱衣) 一点面子也不留啊!

金 柱 你要干什么?

二 龙 干什么?我要叫你知道程二爷不是好惹的!(举手打金柱，金柱抬胳膊一挡，两臂相碰，二龙痛得呲牙咧嘴) 哟哟! 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敢打老百姓! 好，今儿哥们给你磕了!(低下头往金柱怀里撞) 给你打! 你打呀……(打金柱)

〔程师傅上。

金 柱 (举着发抖的拳头步步退让，忍无可忍，摘掉帽子，将领章扯下) 我现在也是老百姓，我——(举拳欲打)

角 儿 (喊叫) 解放军打人啦!

〔辛魁等上。

辛 魁 (喝止) 金柱同志!

金 柱 指导员，(强按怒火，放下拳头) 太欺侮人了!

二 龙 (得意地) 哼! 量你也不敢!

程师傅 （狠狠打二龙一巴掌）不敢！？

群众 “好！打的好！”“好老头！”“这巴掌解气！”

角儿 （扑上去按住程师傅）嘿！老不死的，敢打我哥们……

二龙 （捂腮帮子喊）哎哟！放开！放开！（踢角儿）

角儿 （不解地）怎么啦？怎么啦？

二龙 没瞧见啊！那是我爸爸！

角儿 （嘟囔着）那你不早说。

程师傅 呸！我，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又要打）

〔玲儿跑上。

玲儿 爷爷！

〔角儿、二龙跑下。程追。

辛魁 （急拦）老师傅！老师傅！

程师傅 解放军同志，他不是个东西！

辛魁 金柱，回去要好好检查！

金柱 我检查？他打了我，我没还手！

程师傅 这不怪大个子！他是忍无可忍。指导员儿呀，你回去可不能再难为他。

〔路江急上。

辛魁 连长来了。

路江 （拉到一旁，小声地）快离开这儿吧！

辛魁 刚才金柱……

路江 我老远就看见了。解放军和老百姓打架，还不够丢人的。快叫他们都回去！

辛魁 战士们是上街做好事的。

路江 社会风气不好，老让战士上街受影响！集合！

〔战士们迅速列队。

辛魁 （看看表）好，回去再说吧。

路江 立正！向右转！目标连队——跑步走！

〔战士们跑下。连长随下。

辛 魁 （与群众招手）再见！

群 众 解放军同志，再见！

辛 魁 再见！

〔幕闭。

第 一 场

〔时间：前场数天以后，傍晚。〕

〔地点：北京繁华市区的一个街心花园里。〕

〔景：花坛、长椅、松塔、柏墙。荷花形的路灯，玫瑰色的晚霞。〕

〔幕启：三三两两的游人过场。〕

〔辛魁率一队哨兵上场。〕

辛 魁 金柱、洪豆！

金、洪 到。

辛 魁 你们代替第三组值勤，要格外小心。

金、洪 是。

〔金柱、洪豆自一侧下。辛魁率其余战士自另一侧下。〕

〔传来舞曲声。角儿、二龙、丽娜提录音机上。二龙边走边吃东西。〕

角 儿 哎，丽娜，你上哪去？

丽 娜 约翰·劳来司（指手表）等着我呢。

〔丽娜转身欲走，权正达迎面上。〕

权正达 嗨嗨，光知道找劳来司，我让你们找的那个人呢？

〔丽娜学外国人的样子耸耸肩。〕

二 龙 哼！这么大个北京，哪找去。

权正达 你们根本就没有好好找！光知道跳舞，找去！

丽 娜 得了大哥，你饶了人家林林吧！上星期我把她骗出来，心里就挺后悔的。

权正达 你后悔啦？

丽 娜 哼！文化大革命，你们抄了她的家，占了她的房，还逼死了她妈妈，折腾得人家家破人亡，还不过瘾哪！？这又算计上孤苦伶仃的姑娘了，又不是真跟人家搞对象。

权正达 丽娜，这回你可说错啦。我不但要跟她搞对象，而且要跟她正式结婚呢。

丽 娜 大白天说梦话，就凭你们两家这笔账……

权正达 你不懂这里边的奥妙。她现在处境非常困难，只要我给她一分关怀，她就会用十分的感情来报答我……

丽 娜 哼！

权正达 哎呀！我给你们交个底吧。苏林的舅舅是菲律宾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我们要是攀了亲戚，这国内国外的路子不就全打开了嘛！到了那个时候，我能忘了你们这些朋友！？

三 人 唔。

权正达 怎么样？就照昨儿晚上商量的办。（下）

角 儿 走，找去！（忽然有所发现）哎，瞧见那个土大兵了吗？
（与杨耳语）

丽 娜 我不，你真坏！

角 儿 多认识几个土大兵，往后进舞厅方便。权大哥说这是头一道卡子，必须突破它！

丽 娜 那……好吧。（顺手掐了一束鲜花）

角 儿 瞧你的了。（下）

〔二龙跟下。

〔丽娜躲到花坛后，高德巡逻上。

丽 娜 解放军同志，我热爱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请接受我的敬意。（献花）

高 德 啊？不不！

〔推辞中花束落地。

丽娜 我们交个朋友吧。我是搞外贸的，叫杨丽娜。明晚七点钟，我在首都影院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啊！拜拜！（下）

高德 这是真的？（拾起花闻了闻）

〔舞曲声大作。树丛后角儿跳舞的身影闪了两下。高德偷看，郑义上。〕

郑义 高德！

高德 啊！是郑义呀……哎，（掩饰地）你看看表，该换岗了吧？

郑义 （看表）还差半个多钟头呢。怎么，老兵了，还没块表？

高德 买不起呀！

郑义 到委托商店去，三十块钱就能对付一块。

高德 我刚攒了三十块钱，还得往家寄呢。我们家困难。

郑义 你要想买，我借给你钱。

高德 看看再说吧。哎，郑义，你看那俩……

〔二人偷看跳舞，切切私语，路江上。〕

路江 你们看什么呢？

郑义 啊，报告连长，我们……看那棵树上俩家雀打架。

路江 那是家雀打架？大对虾跳舞。哎，高德，你怎么随便掐花？

高德 是……地上拣的。

路江 拣那干什么？哨兵拿着把花，象干什么的？扔了！

高德 是。（扔花）

路江 听我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看二人走下）立定。游动的时候不许到这边来！

内应 是。

路江 （看着树后跳舞的丑态）不害臊！

〔传来马路上的来往汽车声。〕